

麻城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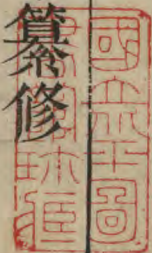
世260.91
39
19

卷四上

記

麻城縣志卷之四十五

知縣事臨桂鄭慶華纂修



藝文志

記

題名記

李正芳

成化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二月朔西蜀劉公應乾以名進士來令吾邑公先令浙之餘姚六事允修而賢聲大著今令吾邑猶前日也一旦視學宮閱科舉題名碑而名已遍矣因與縣尉吳公暨邑博劉公聚首而籌度之曰去秋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一

鄉榜七人今戊戌春榜三人咸無題名處况科目盛事將來者尤不可以計數可不再勒諸堅珉以繼之二公遂起而揖曰此正予輩欲言及者於是命工礱石走幣徵予文爲之記予竊惟自古文人之生固因乎山川之秀而其名賴托以傳者則貴遇乎豪傑之士也故崧嶽生申甫而功名蓋世閩蜀遇常袞文翁而科名大顯蓋有不偶然者吾邑在汴河之南漢江之北前有龜峯之峻拔後有鳳嶺之巍峩人才之生固有自矣脫無豪傑作令以振動之則不朽之名何所賴耶矧吾邑自國初來出自科目始百餘人

有長內臺者有伯外藩者有叅大政者有副憲者有僉憲者與夫職黃門居部署擢侍御典光祿佐天下之郡令天下之邑司天下之教者後先相望然今之山川卽昔之山川也在昔鍾有其人今豈無其人歟碌碌焉不題其名則後將何述劉侯下車之初作興士氣猶先急乎此可謂達政而知務矣後之學者覩是碑思師前人之學仕者誦斯文思師前令之心謂非侯惠遺可乎然則侯用心之仁其深且遠哉史載循吏以六事克舉者蓋六事之首也不可無記因其請特書之僭刻諸石

鄒都憲薊州祠堂記

李東陽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麻城鄒公卽卒之五十年後近畿東北邊之將士吏民以公嘗巡撫茲地有功德不可以不報建祠祭之祠在薊州者都指揮劉侯某請太子太保閣老東齋劉公爲記於是守鎮總兵官都督李侯銘偕巡撫副都御史嘉魚李公田命守備遵化等城指揮使張公璵亦建祠立碑來請記於予予生晚不及接公風範聞公名鄉曲間舊矣及仕於朝聞東人道公事又會其子開州同知淪及其孫刑科都給事中騏獲見其譜末銘誄粗識公之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

一二而益歎其賢公在正統間通政叅議出督永平山海糧儲事經畫詳密出納明慎民甚賴之也先入寇進都御史兼督薊州遵化居庸紫荆諸邊關軍務簡將閱兵納芻粟繕倉廩築城浚濠修治械器百廢俱舉一時論保障之功者必歸焉嘗觀己己之禍天下之大變也然不旋踵而定若無事焉蓋國家有可以制亂者三國富也民安也多賢才也自洪武永樂創業定難以來至宣德正統休養生息府庫豐溢倉廩充積故雖費而不匱閭閻畎畝之民食有稻衣有帛嚴刑重役不加其身橫科厚歛之舉不至其

家故卒有警而不變內而臺閣公卿謀畫制馭之宜外而
憲閫將領攻戰禦守之力故政務叢脞而不廢以斯言之
若鄒公者其功業之盛如此也或者以爲公當難鉅時不
親錢穀刑獄之務未嘗攻城掠野獻俘貢職若未足以盡
其用者獨不知蕭鄧侯之事乎鎮國家撫百姓餽餉不絕
其功固已蓋汗馬之勞矣公在畿郡有撫綏安輯之功在
邊徼有防守備禦之策而况提握重兵爲殿拒振耀聲烈
以成不可犯之勢乎夫古之有功於民者生有爵死有祀
若公者縱不克上厯國家之典顧其民與吏有不能已於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四

情者乃從而祀之豈不可哉君子之論政者每憂治世而
圖先幾當平居無事時必深培厚植結民心經國用儲蓄
賢俊以待天下故取之而有餘用之而不可窮苟徒恃乎
戎馬之強鋒鏑之利以折衝禦侮於不得已之際亦且勞
矣此予於今日聖天子國用之富厚民心之安輯賢才之
衆多未嘗不有感於昔而公之賢亦豈不重可慕哉而况
居其所重之地躬其德政之美被其澤於無窮者哉後之
登公祠跡公之所爲其所感慕豈有窮乎此國家之大者
故予不獨於公之身言之公受命撫蘇松諸郡亦有惠政

茲不著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五

麻城縣重建縣廳記

董樸

吾麻城王侯建縣廳成疏其事請樸爲記樸辭弗獲已乃爲記之吾邑往古鮮有碑刻無所考証謹按圖誌古爲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爲黃地秦屬南郡漢爲西陵縣屬江夏郡梁爲信安縣及北西陽縣陳改定州後周改亭州隋因之晉時僞後趙石勒使麻胡秋築城於茲故名麻城屬黃州後屬永安郡唐復置亭州又析置陽城縣尋省元和初又以麻城省入黃岡後復置屬黃州宋屬淮西北通黃州軍尋徙縣治於什子山元復舊治隸黃州路我朝因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六

之北接光蔡據五關之險控淮西之衝崎山聳於前鳳凰崖擁於後龜峯等山峙于左大安等山列于右大河遶於前巋然一大形勝也士風厚善樂於爲儒出重名節處尙廉恥藹然一美風俗也故爲全楚名邑近年以來地窄民稠深山邃谷耕鋤殆遍雨暴水溢流沙衝壓田地民多患之成化癸巳侵及學宮泮池逮今餘四十年漸及治東古城濠射圃亭距文廟僅五丈許每遇春夏水漲吏民惶惶束裝以待縣廳創於洪武甲寅歸安趙君諱乾重修於成化戊戌古渝劉君應乾燬於正德壬申流寇歷諸城侯君

君器新昌蔡君純中二侯俱有遷縣之議未遑重建僅覆
蓆蓬以視事戊寅春王侯下車之初卽以前二事爲念無
何上官檄縣定修河遷縣之議侯詢於民民多安土重遷
以作隄捍水爲便侯順所欲乃浚古河以殺水勢徐圖作
隄築城之謀而民樂於趨事縣廳則捐民之贖金以易木
料瓦甍工力則取民之在官者因舊址重建築三丈深視
崇加六尺廣視深加三丈一尺費白金一百六十兩用民
力九百工經始於正德戊寅至冬落成於巳卯仲春其氣
象宏厥甲於吾郡七邑與山川民物稱春秋常事不書凡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七

有興作非時害義固書雖時且義亦書重民力也竊以爲
修河之役必古河通則新河之水可殺新河之水殺然後
作隄築城之工次第可舉縣治與佐廳庶可相爲悠久矣
然河之通塞係諸天其成否未可逆料廳之建係諸人固
合時與義矣而侯之德政教益因之益新此則可書之大
者也於戲豈徒觀視之美而已哉侯廣德人名世祿字子
延以名進士來令用經術以爲政蓋學有本源者也助建
堂者二尹繁昌湯君高判簿阡楊君秀瑜幕賓盧君浩也
樸因記事之本末併及沿革建置山川形勝與夫民風土

俗以告來者俾有所考焉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八

重修儒學記

劉采

麻城古號名邑國朝經術文章尤盛豪傑俊偉後先相望蓋萃靈毓秀繫乎學宮學在邑東南肇基大河之岸河水衝激岸輒崩學宮被浸沿久做圯太甚棟撓瓦解柱欹牆傾壇宇墊爲沮洳門廡鞠爲茂草目之罔不心惻然未有一致發者靖川陶君至卽毅然以爲己任諮相故區會計申畫廼委諸壽官某發贖金若干程諸匠作鑿石伐材補河堤以固基址築藩垣以立範圍整撤舊飾華藻完固則明倫堂三楹文廟三楹敬一亭三楹創造新美宏厥壯麗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

則儀門三楹東西廡各九楹東西齋各六楹學門三楹鄉賢祠三楹工始於嘉靖癸丑八月朔二日至甲寅五月十一日畢過者色然改觀易昔慢易爲斂畏莫不頌君之賢且勞也由是諸生請紀成於安峯劉氏曰夫學所以養士也賜嘆安仰商云居肆有以也矧學之頹也久矣豈前此有司悉愒於是智疎者經理弗給力匱者處置尤難陶君德備義周勇於任事勞心苦行不肯碌碌從俗苟安而其才猷又足酬所志簿書之暇披搜教籍日進儒生坐談道奧勤課校隆賞勸士子翕然向風且數十年之廢一旦而

興神靈既妥師模益振益得所依矣自今二三子垂紳鼓篋優游其中顓志肄業究體達用將文采炳蔚事業輝煌俾後有考吾邑之學究文物所從來陶君功德可容晦歟君浙寧波鄞縣人諱天忠字舜臣號靖川以庚戌蒞縣事廉靜無求政務畢達蒞茲二紀弦誦聿興嗣是陟崇都要有不大遂施措興廢舉墜救偏補弊以維新斯世也哉

文侯重修三老堂記

周思久

成化間吾祖觀察使孔明公與方伯李公彥碩督學僉憲董公宗南束髮結好以風節相砥礪及登仕版歷藩臬遂飄然冥舉先後請老於家投閒養恬意在人外澹如也維時蜀朱侯則川宰吾麻至則敦禮三公謀多就之以故朱侯治行稱最焉御史大夫吳公行部至問侯所以治狀侯對曰下走吏何能唯是二三大夫之訓吳公擊節歎曰有以也夫士抽簪而猶不忘世豈不賢乎哉顧三公春秋高令倘亦有懿侯舍蓋公之意乎侯敬諾爰卜邑迤西隙地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一

一區築舍舍三公顏之曰耆英堂自是侯有大政則延三公登堂而問焉以爲常後三公云亡堂就圯遺址鞠爲茂草迨今百餘年未有修復之者文侯舜階始埽而新之易今名曰三老堂而因屬記於予予惟憲老乞言古之道也乃晚近之爲吏者大都束檢押礪廉隅勾稽於簿領筦庫之間不者或窺承當轄風旨爲名高朋求師質顧迂視之豈知親賢則益好問則宏單智寡聞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朱侯行古之道文侯聞其風而悅之益求光照前烈堂成出教令凡學士大夫以公事至者皆得停車繫馬於此以

時諮諏焉是侯蓋以三老望人人矣則凡登是堂者有不
慨然想見其爲人思以作求之歟然進言在人擇言在心
心苟虛矣卽街談巷語亦可有裨治理者不則雖使端木
說辭鄒軻持籌而辨之亦安所用哉昔子賤宰單父求五
人事之而稟度焉以故不下堂鳴琴而治夫子賤在孔門
負牆之列其學摩之深矣乃爲宰猶必求助於五人則學
之交相資也侯振纓稽古敦素秉貞其嚴不苛其寬不縱
有和平之軌焉而侯方躬躬然求之人不以自足是侯之
志念深矣顧予迂冥無能繩祖武追配前修奉侯擘畫萬
一乃吾黨學士大夫素自所期信者豈在單父諸人後耶
誠反而思之求所以助侯者何在則庶幾哉交資之義乎
而後無負於侯作新斯堂之意

釣臺記

周思久

去家二十里而近有湖前瞰龜嶺後枕玉山左右重岡抱若城郭蓋勝境也有石形類大龜蹲水心橫三丈許縱倍之居士結茆其上覆土種竹爲門徑雜以花卉湖每遇雨漲水激石怒號如噴雪濺珠咫尺不聞人聲迨流減浪平鷗浮魚躍居士則載酒掉一葉舟歌漁父辭極所往而後返人望之者以爲仙島也廳事外構小蓬竹中曰環竹蓬蓬右出衡門降階盡石徑曰沙澗澗前曰漁岬澗右渡略約而西曰攬雲洞洞口盤旋上至絕頂曰柏塢出塢東臨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三

水巖勢斗絕曰小赤壁由赤壁隴行百餘步曰松邱由松邱踰嶺下則逶迤深邃耦耕谷在焉乃耿伯子楚侗所題也居士生平好漫遊足跡幾徧寰宇每遇佳山水輒思卜築未能也乃今不出鄉園而得之日與二三子棲遲於茲追琢頑鄙方欲囊東經史毀棄筆研散愁人間寓樂象外反之吾身神理滾滾不可羈閔乃知出入口耳者遠也吾老矣倦遊將依茲湖而休焉以畢此生則釣臺亦若起予者矣因捉筆記之

麻城縣儒學尊經閣碑記

周思久

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聖人往矣道在六經經常道也歷千萬世弗可易也猶之衣帛若布五穀食人終其身不厭何以然常也粵自墳索之後言日益以煩蓋至周末而諸家紛紛矣孔子者出乃取六經刪述之已耳而後之人遂指爲學聖津梁者何道在孔子故也且孔子之道何道也學不厭誨人不倦而已是常道也夫道之不可常者則厭且倦隨之矣可常則何厭復何倦耶乃世學人不知六經之道其常不可易俊快者則驚於元虛去陳言而盡芻狗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四

之是濟河舍筏者也檢柙者又謹守佔畢而不復領其旨趣是買櫝還珠者也總之卑卑者耳而於道均病矣故學在通經通經在知道知道則常常則奇衰黜心之所會動與道俱舉六經所有者而吾纘之不爲襲卽吾所行六經所無吾起而肇之不爲怪吾能隨時變通去滯固斯尊易矣能隱厚深中不忸斯尊詩矣能敷政政平斯尊書矣能定是非秉其衡斯尊春秋矣能周旋應對規矩中節斯尊禮矣能和樂斯尊樂矣故曰經載道尊經尊道也則夫欲誦法孔子者舍道奚以耶雖然道未易知也其惟求友乎

夫孔子聖者彼其時猶好古敏求雖聘禮宏樂襄琴靡不問訪且學羣三千七十子而教之至邦君卿大夫耦耕荷蕢互鄉闕黨之徒靡不接緇林杏壇農山靡不遊且弦歌不輟至居夷浮海亦欲往何也誠欲與斯人共學而誨焉以求明此道也故曰道在孔子乃拘儒小生抱遺經兀坐窮廬足不出四境交游不越比閭族黨之人獨學而廢觀摩口耳而鮮默識乃欲以至聖人之道難矣難矣然則求友之義又曷可少耶余邑學宮在大河之濱水山清遠士生其間者蓋斌斌多文學焉昔人比之鄒魯不虛耳

重修儒學記

周 損

維邑前爲定州爲亭州爲陽城其址皆非今麻城址麻城之城始五代石勒將麻秋所築宋以後沿之不改也縣治前稍東五百餘步爲學宮城雉薄宮牆門俯青溪素磔修渚引溪爲環泮水不假鑿也溪上層巒聳翠左柏舉右白臬峯壑千萬狀毋論晴雨嵐光皆到門後隱平岡如列屏几岡上五華鳳嶺諸山崛起與溪上巒對峙儼然秀麗區也學宮舊制聖殿明倫堂尊經閣東西廡啟聖先賢名宦鄉賢祠博士廨齋舍備矣創自有宋至明恢闔補葺稱壯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六

觀先是邑尠以功業顯蹟及以文章著名者顯著自明始故老相傳以爲興崇學宮之效云逮崇正末年之亂頽敝圯落者過半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楚炬焦土求如靈光獨存蓋亦難矣

上定鼎八年親政謁聖敦儒崇太學以樹教本近以文章高下寓內士畫脂鏤冰相顧自失禹航王侯蒞邑而竟陵陳君西陽邵君司鐸濟美首議重修學宮于時侯捐壁上魚二君出盤苜蓿凡士子執一贊問難悉貯之以盾置物料而邑人慕義助輸絡繹三年山林未聞有丁丁之聲代木

井開未見有修修之羽鳩工而規制忽還舊觀擬之雲屋
天造非匠者功蓋侯雖

興朝宰邑第四人而勤政久任視邑事等家事實開創第一
人也若考作室肯堂構弗棄基二君又鴻儒人倫表帥分
麻壇如韓公來爲祭酒則國子監不寂寞故有是績時七
月既望落成諸生再拜前致辭曰初郡城火黃岡首建文
廟是歲得大魁茲經營猶將過之侯進諸生升堂詔之曰
麻勳名麻自有耳吾何曷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惟文章
也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七

上方釋金戈弄柔翰每以南土人文浮靡不宗先聖之術爲
憂

御製楷模之臨軒釐飭之意得經明行修之士同治此天下
耳夫文章者原本五經也詔命策檄生于書序述論議生
于易歌詠賦頌生于詩祭祀哀誄生于禮書奏箴銘生于
春秋惟原本經術故能使精義霞開揆辭飈起匪曰蘭芷
不自朱藍何由變情遷質哉吾崇修學宮欲使麻士瞻仰
雲章知國重聖術哀然經學以應旁招耳凡風俗所好尚
觀其所營建而知之也凡邑旛竿寶樹知好尚者浮圖道

觀桃花知好尚者黃白川巖別墅相望知地有幽處城市
臺榭交錯知地有貴遊儻采風問俗輶車入邑覩茲學宮
巍煥雖欲不以令爲崇聖術不可得也麻士過學宮改觀
雖欲不駭目不自顧所學亦不可得也此吾之志也夫諸
生再拜謝曰謹受教於是以前重修學宮之績及侯之言也
而記之

麻城縣新建北察院記

鄧楚望

今上御極之五年連侯令麻之明年也先是上用言官請久任天下守令詔境內利有當興廢有當舉者聽便宜行事侯時首應詔而簡楚之麻城甫下車惓惓問民所疾苦邁德種恩慨然以興滯補弊爲己任越一年政通人和乃謀邑廢所當興者而振舉之邑故僻不通傳遞治內自憲分二司外別無樹棘稅鞅之地今爲南北衝衢矣四方之徂兩奔輶旁午而至往往憇茭無所雖部使者行屬亦不免假館民舍觀風者不視事司里者不授館非細故也侯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九

惠流而召和歲比有年度可有爲又於治之西北區得官壕隙陬宅中而勝焉遂議建爲北察院以爲澄清駐節之地乃命役人畧基址程土物分任選事鳩工辨材以萬歷五年八月經始而以六年之十月告成遡重門而至於寢室爲屋凡若干楹環堂閣庖湏而訖於周防爲繚垣凡若干步木石瓦鑄之材枚數之至二十餘萬用人之力以工數之四萬有奇夫廩食日給之費稱事旌能之需爲錢不下萬餘緡皆節縮邑藏公餘罪人之應贖者爲之而役則取諸在公趨事者而足焉上不費官下不擾民間里訢訢

然見館垣宮室之完美而不知材之所自出見經營繕作之勤動而不見役使之及已非其善節而爲理約已而愛民者能之乎今望其門恢宏而洞達足以布法升其堂高明而爽塏足以觀民入其室邃而虛巖而整肅肅乎不愧屋漏也足以退息登其樓望山川而林總在前俯郊原而幽蒨畢照奕奕乎超識而遠覽也足以省方而攷俗壯哉居乎其力勤其慮周其義大其所以爲斯民計者仁且遠顧可徒以蘧廬傳舍視之哉况公館以察院名則居是堂者所以代天子之耳目也周小宰六廉之計漢刺史六條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二十

之問唐黜陟使五術八計之法皆所謂察之政也檐帷而行者能舉是政而澄清於上察吏治之得失察民生之休戚察風俗之媿惡有周官誦志道政之風焉乘傳而過者能以是政而馳驅於下察人材之進退察地方之利病察官吏之淑慝有皇華周爰咨諏之勤焉斯居是也爲無愧矣若乃誣上行私違道干譽喜趨承飾厨傳以爲快意吏弊滿前而不知民冤載路而弗恤則侈官者謂之竊位稱過者謂之素餐非侯所以建置之意也後之觀風君子果能因是以示察而吏茲土者亦能顧思名義求所以見察

焉則是堂也將樹聯率而慶保釐將次輜軒而資廉訪異
時輿誦有作安知不爲召南之甘棠乎侯惠蹟在麻大者
如節里費清糧弊查官莊草河稅飭保甲以靖地方建尊
經閣以興學校不可殫述各有掌故列傳記之茲特識其
一事耳侯名三元字子先別號文軒畿南廣平之永年人
隆慶辛未進士先任姑蘇常熟以治行著復膺今選兩宰
劇邑卓有風裁時稱吳楚健令云

百可園亭記

鄧楚望

余歸自雅州卜邑城之南偏結茅以居名曰百可園種瓜蒔菊曰抱甕其中園濱小湖南有羣山峙其前湖上下構曰達觀樓曰欲仁堂樓前有橋通兩池而一之南北爲亭二曰抱甕曰心遠迤西又於湖中爲亭曰綠佳北有堂曰能閒皆在水中取唐人所謂綠樹爲佳客又能閒有幾人而名之也亭外曰湖上青山曰城市滄洲松竹花柳芟荷之屬繁植其中一方山水稱勝焉昔人所謂拆芟燔枯此焉自足愧余非其人也仰思古昔詞人逸客用志雖同而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二十三

遭時或異今聖明在上賢哲滿朝對酒而歌太平固當知所自來矣願乞一言以垂不朽不但衰白不偶竊有光輝華袞琬琰之錫當與山水並勝矣

漕運解折記

梅國樓

麻城舊隸河南介在萬山中治前止一衣帶水淤沙平淺
掬土可塞雨集而漲雨霽而涸舟楫不通揭厲可涉也因
附籍楚楚濱江之區例有漕運故麻不免焉計糧共肆千
貳百石有奇水遠運苦頻年以來吏抱牘而不休民無以
苟旦夕每一傳呼必立收受頭會箕斂倍於常額上下山
阪出入溪澗車不方軌馬不成列殞載道路之間伺候公
府之門不待至水次而已疲累矣一至水次吏胥必有稽
查折耗必有賠補船腳楞板之類所費倍之故心剝腰折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三

間閭告病曩時邑父母及鄉先生會議及此然狡獪之徒
因而爲利陰撓於主計者故朝上議而夕報罷卽發言盈
庭遂成作舍矣禮部儒士喻儀醇雅篤實之士也素好義
而樂施奮臂興曰吾儒不能利及天下而使桑梓之中有
扼腕而悲者非夫也乃輸產捐金代三鄉父老子弟而請
命焉歲丙寅夏周尙寶偕不佞冒行烈日中謁當事者白
其狀曰漕爲水設也近水者利本色遠水者利折色此兩
利之道也奈何獨於麻而靳之今民不堪命逃死四方者
種種矣此之不改毋乃轉陸爲海化募行舟乎邑人嘒嘒

然不憚請命者非爲私也當事諸公亦爲感動而喻生周旋其間曾改五分之三然猶未得堅決也蓋徵派猶累小民而全書未垂水利喻生依牆之哭尙未動於秦而汎舟之情猶未遍於晉也惟是邑縉紳學校里老人等再因喻生之請而呼籲其事維時西蜀劉公來蒞茲土下車以來政通人和利興害祛力任其事文移旁午內云兌米一徵有破產屋市妻子言之刺心聞者酸鼻等語亡何公入觀而陳留高公代署其篆覩艱難困苦之狀毅然以身任之文移中有小民肩擔背負皮破足穿哭聲載道聞見心酸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二四

等語懃懃懇懇蓋身當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時東粵方伯梁公持其議而西蜀撫臺趙公往爲監司時曾身歷亭州目覩地里方允其議先後肆千貳百石有奇盡折色矣俞允之日歡聲載道億者復甦勞者復息真千年之利萬世之福哉嗟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而天下晏如也

大安山記

梅國樓

西陵之西百丈之陽，鸛停鶴峙，禪林出焉。琳宮掩映，寶塔嵯峩。松徑竹迴，石梁翦鬱。此大安之大概也。予曾三遊其地矣。荏苒年華，消磨豪傑，屈指同遊，無一存者，殊爲悵然。昔人之三遊積峯寺，其初則禪榻定僧，古樹棲鶴，故曰松巢。老鶴半江，月僧在翠微，開竹房二則，僧化而鶴在焉。故曰老鶴尚存，松露滴竹房，不見舊時僧。三則鶴亦去矣，故曰惟有前峯明月在，夜深還過半江來。余讀此詩，若合符節，始知今昔異時，而興懷寄慨，其致一也。因思秦漢盛時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二十五

唐宋末路，朱門綺戶，千萬餘邨，物換星移，黍離增嘆，寺居幽僻，兵火不加，猶然風雨漂搖。年深寺廢，况五侯池館，畫棟連雲，三晉樓臺，翬飛耀日，尤回祿之所，易加而山鬼之所，易闕也。不則大半主人非矣。乃知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平章宅裏，蘭花東風，落盡人事，固然物理亦若是矣。天下之物，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富貴繁華，着身來空，卽是色，卽山河大地，都入胸中，榮枯得失，過眼去色亦成空，卽身世因緣，皆爲苦海，卽入胸中，何非吾有，旣爲苦海，何非吾無，然則蕭寺之有者，未始不無，無者未始不有也。

而據今之聚者未始不散散者未始不聚也語云山川風月原無定主閒者爲主耳得成聲日遇成色三千世界盡收萬丈維摩浮漚成幻泡影成虛百萬連蕙俱化寒灰烈餽世間萬事逢場作戲到處卽家何必認其何者爲家何者不爲家耶今之學士大夫讀書其地者未遇則不能爲旣遇則不肯爲而素封巨室又以寺非吾有何田舍之不爲而寺之爲是不知有無聚散之道而以華堂蕭寺分畛域也梅子老不欲官而頗有遐外之想夷考香山之九老洛陽之耆英昌黎之大顛東坡之佛印結方外緣以怡暮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二十六

景頃具侍御熙陽疏而直委命於不佞得無有意於方外緣乎因憶予與熙陽四十年前老友也方其少壯時慷慨自許意氣相期登詞壇建旗鼓固一時之雄也乃今頭白爲郎水邊竹下相對兩衰翁曾日月之幾何而舊遊似夢矣昔白樂天晚寓蕭寺偶聞鐘聲感而賦曰半是天明半未明醉聞花事睡聞鶯娃兒撼起鐘聲動三十年前曉寺情余遊大安至今倏忽三十餘年曾記古殿殘燈疏鐘香靄僧歸月下鳥宿溪邊依稀在目倘一再逢諒山林蕭瑟風景淒涼遺構荒蕪殘僧零落爾夫鄰人之笛懷舊者感

之斜谷之鈴瀾愛者聽之曉寺之鐘鍾情者賦之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撫今思昔感慨係之嗟夫此余曉寺情
也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七

濠上園記

李長庚

孔子遊觀而歎三代之英及文武成周輒羹牆夢寐遇之
聖人奉天時者也何尊古若此無論三代以上彼形而下
者三代之鼎彝秦漢之鏡劍唐宋之陶冶組纂工巧今有
能及萬一者乎余少不敏尙見古風承事邑中長者耿恭
簡師石潭先生首倡道學士子家濂洛而戶傳習也繼而
龍湖主禪學友山先生參會經出於時儒宗兩溪釋祖壇
經矣謙之震卿兩先生主盟騷壇莫不譚李杜以及何李
雲衡先生善書法莫不榻集鸞羣石翻顛米元章先生好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六

譚古今人物莫不讀史漢及憲章吾學諸書雲中老子喜
譚經濟莫不習九邊形害倭虜派系形情以及弧矢風雲
之變周子中子良邱長孺雖後起乎而座中非篆隸風雅
之事不譚周伯譽晚出而好以文章供雅令或鬪險韻或
隸僻事或徵奇字或鬪新篇或以四書問荅人物春秋影
响搭題問難以較勝負其風若此乃今所趨指似不在此
數者中古之風幾於寥寥而濠上一館獨存古意其館創
自毛我老以鉅儒爲良二千石歸田於宅旁葺園亭立家
塾門有彭澤柳亭有子猷竹階有康成書帶草諸郎翩翩

擬之河東師友彬彬盡邑中佳彥非先秦兩漢不以升案
非瞿唐湯許不以鼓篋非義理蒜酪不以入口非佳言懿
行不以入耳入其門登其堂寂無雜聲而較譚斟酌開武
庫也傾峽珠也不殊余向所侍譚於諸先生者夫文章關
於世道倘其無關則聖朝功令詎爲芻狗必是館也庶幾
挽世道之波靡而爲文耶社中周子有疑焉問於余曰士
之爲文若非自快於心誰肯輕出於手然無徵不信未免
以徵寄於人戊寅之歲一試而僉前茅也人徵之吾儕信
之歲比於卯而不盡徵也何居余曰士藏用者也待用者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二十九

也非竟用者也士不藏待而竟其用則大用之饑勞困乏
者亦何居玉不雕琢乍獻者疑劍不濡磨輕試者映似登
泰華不攀絙函不足以陟巔似歷黃河不周折不足以成
勢似調羹者不備鹹酸不足以適味士不挫折而一往易
盡立朝行道者且忌之而況在於士耶君子學操縵以安
弦試蟻封而盤馬其若斯乎茲濠上之行卷行矣理學則
六經衣鉢也政治則周官管晏之遺篇也文章則左氏太
史倚蘭白雪之餘聲也記曰安其學而視其師樂其友而
信其道諸君子有焉車在馬前習其步也芝蘭金石合其

方也近朱出藍變其質也奚啻吾鄉二三先達不日登明
堂而列三獻挽天下人心協之正道斯刻爲嗃矢爲定券
余固因茲館而卜古道之可回也豈傳以文也哉地舊有
濠余及見之形家言邑龍過脊兩旁有水飲之今設亭其
上池仍環之故爲名也

石洞道人佳城記

梅之煥 邑人

曾君諱鎮者別號石洞道人舊隸芹宮博士循循長者等唾面於虛舟翼翼小心虞碎顛于隕葉寥落功名之夢一場蕉鹿驚殘辛酸兒女之緣幾度峽猿淒斷慕長齋之蘇晉雅愛逃禪希玩世之嗣宗聊以卒歲蓋鄉人之善者其葛天之民與向也再來雲無心而出岫老之將至水有時而回淵爰偕孺人某氏卽因石洞預卜佳城宛矣龐公龐婆居然同穀同穴使日常運死想庶他年翻作舊遊嗟乎雍門動荆棘之悲柳下嚴樵蘇之禁且躍馬終黃土牛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十一

山何必沾衣然寒鴉幾夕陽羊碣猶爲墮淚昔文靖不保五畝弔古者尙致慨於甘棠况北邙僅占一坏爲後者忍忘情于宿草無問或緇或素以至若雲若仍有如諛栝椽之思豈直媿挈瓶之守自昔謂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從今惟名山大川實式臨之何須錮北山之銅請試問鹵歸之履緱嶺鸞已去碧桃依舊春風遼陽鶴重來華表巋然明月特榜三章約法永爲千歲宗盟

立浪園記

曹應昌

黃輿碧落浪人所居遊也處乎寥廓之觀而園焉則已陋
竺天瀛島心緬以清卽至焉一乎淨濁寂之致而園焉則已
拘顧鯨犇濤立矣九蓮三山反在地中浪人有不得避姑
取超有不能一姑取寄云淵明菊和靖梅屈蘭王竹仲若
鸚舌宏景松聲因性所近而取適焉二氏所稱洞天福地
脉絡相連非還丹子不得至鴻都玉京之下三十六天皆
實有城闕居人垂裳受吏至聖大賢處之浪人旣鮮飈渡
之津滯羽樊中拔天無計居旣不敢卜山亦不敢深居偶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五

山山偶圍然金谷也奢土室也隘壙也哀窩也恣園焉斯
可爾園而立浪者浪松也萬松摩霄骨撐髮豎其有立之
義抑悲風激盪中猶有未撼者存乎是有異焉園山也取
致以水水溪也取致以池以泉松園也取致以竹以古藤
以雜種之樹以遠望之茶山環於石石園也取致以草屋
以土坪巉崖複洞欹嶺園也取致以回廊以修堤以濶坂
朝山也疑暮晴而雨色四時也疑一暄萋霜而鸚歌雪而
蕉影初從岸菴出雲竇蕤一線溝猱鳥道爾捫蘿蹲塹壁
緣薜荔牆入立浪園門晶曠若行野石虎之鬪矣松則龍

而馴鬪不勝馴也曰馴龍衍磴而柏丁丁雨折而蕉扇扇
雲出石竇隔筠籬望文石半背妝西子濃抹澆背一驚矣
蒼蒼者梅僂而不敢索其笑亭亭者梧過而不暇據以吟
下坡陀循半規池咫尺閨蓬宮闕不得渡又上而坡下而
亭矣藤篁蒙菁萬葉交影人浸葉中水怒葉下風泉壯亂
語不得聞津橋而西則桃花泊榜燦然山參差桃桃先後
花然洞光谷影霞片水聲西湖柳堤秦淮葉渡烟中閣鏡
中山昔年畫船紅夢入此蓋依稀近之泊而竇竇而水亭
泓其伏流而出者乃反磯激魚頭頭影荇藻不可得漁然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十三

柳絲拂水輒亦驚竿竇以上皆平臺種梅而郵其左則雪
山之頽也界天台道矣選濤而亭其右則張毅萬松其未
燹火焉葱蔥茫茫其古懷襄其未平也周視徑窮矣旁瞰
石背有隙摩身背以入如鼠穿竇曰文石峽也越石橋藤
蔓陰森九天銀河窺蔽其外過破袖亭沿塘塍到谷莊似
人間籬落紆棧閣入縮虹廬又一洞天矣西折徑松風而
上蹲肝雲广鐵蓮半覆怪樹生石腹石髓滴颺鳥動人憤
衿魂醒骨冷其古仙服烝之巖循巖而南陟嶺麓則龜峰
雁石襟帶間攝其翠色河縷白而逶迤以西千里盡望下

坐石舫內虬虎以爭外波瀾斯遠近而几案度則嚮晶曠
馴龍衍也大抵部署因其自然歷亂序於思理喬木千章
澗池工匝石族而居以文以怪以寢以飛以讓以鬪山半
二石特詭秀壁者坐而橫紫蘿冠錦苔帳春朱花秋紅樹
簪夏綠雲步障石而玉女丈而秀以文乎伏者削而案蕩
與繚則虎而圈沼與臨則牛而飲蕉與覆則鹿而夢矣受
履筇薦機席枕每月明夜深主人獨嘯輒不意武邱洞簫
石底潭之背峽之旁亭閣之照竹依松驚魚疑鳥依稀靈
壁飛來間遠山疊東而不露其童僧磬下升而正愛其孤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四

龜雁兩名巒隱躍左右而琵琶半遮不肯遽開其屨柴桑
半坐煙靄封斷而邈若山河其間晴妝雨翠千變萬狀近
棲而遠托旅遊而獨抱反局而徧尋節遊而近之有不暇
勇割而棄濶之以深其睠懷皇人風小年日不足樂浪人
饑娛老乎顧山不衡秦水非江漢茅之屬不如北竹木之
屬不如南垣有淋不能聖池有漏不能發櫺檻有脫以敝
不能丹漆以經久遠伐楊而几劓松而臺束草而席縛繩
而牀瓢以椰壺以瓦筋以竹箭芋巾布罽蕭然乞寒園多
山花梅梨李菊野樹香不之數而九里香乃特馥丹桂寶

珠茶移植山庄者如貴游子入野人道士羣反不韻哉花亦畦厄於木且石不暢畦畦亦花厄於貧且僻不異花具云爾迺移株輒活曾無橐駝種樹之方好鳥來巢豈有薛翁幻禽之巧印朋四海而颺集樵牧迂道以歎游岸菴梵聲長塗人語嘹唳若在坐隅馴龍衍之蒼莽則瑤池讌而冠佩醉譁昆陽鑿而鹿象怒角也肝雲广之靚邃則鐵船峰之石蓮雲水玉泉之洞室也選濤亭之雨之月之雪谷莊之水秋之筠夏雪郵之酒杯之劍映漁寶之蒲團石舫之垂楊松之野燒瀑之落暉之吐月破袖亭之冷雨酸風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五

縮虹廬之抱琴篝講近於禽慶蚤於向平切於宗炳雖儉不及贊皇之平泉而侈已過樂天之池上疎不至散稠不至整樸不至陋文不至纖劍俠而有其嬋娟枯僧而有其絢爛湖海嶽山而有其一坵壑至乃風動茶槍難其鬪者棋間峽雨若或聞之水沈剝屑閩爐是不燼之灰綠韞攤經秦火出未灰之字或則休糧永日鍵戶詮元亦有乘輿騎驢下山乞食鈎松簾而進雨則烏鼠亂其圖書挈土銜以居雲則狼豹馴於雞犬山有勝事則元宵之放燈修禊之採蘭婦孺之鋤藥眷屬之飯藤花有勝景則紅子樹落

葉階松毛徑石蒲古溝霞叅曉竈不辨晴紅山亂厨煙難
分縷白每秋空晝靚枯藤落子迸打屋瓦疑於鬼兵更復
掃春風而逸童塵嚮夜谷而默鳥蟲桃花似女妖盈來二
女之鬢醉葉漫山明滅看寒山之火是則武溪男女莫幻
樓臺華山臆勦徒游蟻蝶庶幾鄭谷真個廬山矣其有梧
而坪有蔬而圃有碾而玉以春有絕巘而平岡以彎弧以
走馬或則力難劇作而莫窮靈運之斤亦時憂畏馳驅而
輒斷草堂之手興會不及標舉斯虛或有不名有不至也
間者圖爲卷素派以歌章耿懷袖而慰羈孤脫丹神而成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十六

果道山川粲白何殊烟掌之螺笑黛依然不異菱花之巧
移情送目卽是居人朗月清風便當良友誠慮桃花未穩
終扇風濤清福難消特生塗難則他時憬雞聲而思薄廟
因晨風而懷遠人不旣傷乎嗟呼章臺之銅散其墨花綠
野之石殘爲梁曰奈何以電蜃之呵而欲永海桑之玩况
椎蓬闡子棗栗恒兒曾無名山洞室之懷足以觸其雲木
念先之感而更望其蒔花舊徑薙草閒階不亦難乎是以
李衡枯樹室少居人叔夜新篁園無主者亦知浪山烟景
百歲之內剪爲童巔而雪堂偶築於黃州愚溪亦標於西

粵寓意寄情若鷺點汀沙霞鋪暮漢聽其聚則成文而散
之烏有豈至於匡公五老定結斯廬靈運萬斤轟驚幽壑
者乎况乃景陽鐘斷句楯簫寒駿馬臺傾鬱葱孛戮其何
有於茲園羸者曹對影婆娑尺階其幸編身備佃陶復爲
居亦云濫量而習心未埽斧構如斯不既多與余家近衡
峰沂流可達寧不欲訪王薛之高踪讀異書於岫嶠而虎
豹嗥逕禪鍊他移未免桃片浸於汚溪石泥封其青髓蘿
攀莫極杖履惘然更復肺病兼年而累絲難殺鹿門以繫
勝具維艱比年裴几躬攜蔣蒿自刈既少姪兒之童子結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七

伴羅浮兼無哦際之鞭奴相依博奧用是不得不坐選家
山瓢尋短水已非梅福求閒之意亦豈鑑湖許乞之恩聊
寄居遊自商歲月而已園卽園丁出仍生客其可以園焉
者其可不必園焉者胡爲乎結行制而強遊人爲是沾沾
者哉

九峯寺讀書記

毛德翰

九峯山之梵王宮據山之麓藏經閣在山之巔相去數百步皆金碧合成閣上有巉岩怪石覆之禿木千株巢鸛鶴無念之塔居焉時有咳唾嚶鳴笙篁之鳥往來其間當閣之東壁牖也閣內有洪武年間御藏封疊四壁有古佛羅漢守之閣下僧房禪室千餘多金碧色僧飯時山足烟起如萬壑雲蒸閣左右有門通彌勒殿雪室橫廊二百餘步柱礎疎密相間如人拉坐沓然無際自彌勒殿至山門左右皆廊二里許幽閒僻靜曲屈與山相倚簷有柏影掩映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十八

廊壁有雪山諸洞天圖繪行其中如洞房深處雖風雨不知也終日無人語間有鐘聲笛韻鼓音鈴鐸來自山腰林麓間山門外多茶樹古屈婆婆伏岩草下如鐵拐仙鬚鬆伏氣也松柏數十里龍麟黛色護石路旁野橋流水遶折百十迴不去與鳥音相荅作聲四月二十九日朝霞未霽殿色凄其閉閣閱大學首篇閑檢天目中峯廣錄伏案移時不覺山中雨過日色更鮮片雲篩之使明暗相爭於樹梢岩底鷹翼爭揚鶴唳摩空古木參差碧天更遠林間草石纖纖可數楚楚院宇如翠合琉璃未動幾於應接不暇

燈瑩香裊龐眉雪面皆碧眼瞪人說無限寒溫親人矣不知今夕何夕此地何地雲海沈沈何必提起種種思量摘降人間去也記之以遺他年一段神遊清景恐一失後難摸索也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九

經正書院記

鄒知新

邑侯蔣羽公諱煜武進人登戊辰進士蒞麻數載作養人文崇禎壬申於南關外創立書院題曰經正院三重前爲講堂中塑聖像後祀濂溪晦菴諸先儒守僧居之兩楹號舍井井鱗鱗聽善屬文者充焉院外週以垣宇松濤竹籟鳥語花陰參差掩映其中每至院伊唔聲四達春牖左開秋窗右豁環池成浦遠屏潑翠所謂啟軒瞰南峯也蔣師去未幾烽氛逼處戎馬生郊宮牆圯之棖棟薪之聖像風雨之峩峩隆構鞠爲茂草絃歌地瓦礫場矣曷勝悼歎古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四十

文翁亦於城南立講堂堂遇火太守更修立且增二石室婁元到廣州于仲翔故處徘徊哀咽不能自勝有心人弔院址感昔人之勝事傷零落於斯文鳩工庀材安知尙不如初耶

道觀磯記

鄒知新

磯去縣北十里許上懸崖下幽潭一溪滌流遊人溯洄從之但見夾岸松陰修篁映日如入武陵源中無復知有人間世飛瀑如練曳於磯巔邑人邱長孺先生構亭磯側鑄其句於亭云石水生茶味松風滅扇聲遊人欲窮磯源往往不憚險巖攀蘿捫壁尋焉俯視疑亭立波底仰視疑波出磯底磯峽逼窄封以丸泥瀑爲斷聲移時決之則雪浪噴花縱躍有千尋之勢洪洞鞞鞞響振林谷峭壁如幅驟看不過寒山片石耳熟視良久有點畫隱躍苔蘚間挽水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四十一

澆之則詩句井然爲宋人黃權攜家過此留詩石壁云詩載藝文志中去磯下數十武今有觀存亦幽雅宜人非古觀也古觀基在磯頂平處

什子山記

鄒知新

山亦多險也曾有險如什子山者乎山峰排削山形叢岵巖險甲邑中宋端平間徙立縣治於此避狄難也明崇禎乙亥後邑苦流賊鄉人復立爲砦至癸未春初外寇內訌騷擾日甚邑紳衿城居者盡移家於其上其峯峻家各爲砦其流長門各有井驢卸載肩卸擔人卸騎隻身斗粟喘氣孤登亘維者層巒含暉者松磴晝陰曠他砦多日苦炎苦蒸時砦多寒未暝見星未冬見雪樹先秋凋花遲春發其時序之大槩然也阻雨食不勝奇冷衣不勝雲騰房牖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

戶絲綿不勝居者夏裘冬爐行者拄杖扶闔貧者畏避饒益者安棲焉昔閩防與永樂諸公夜泛黃河有忽與世人踈之句余謂泛黃河不若登什子山之踈世也

芝佛寺記

鄒知新

他寺也人寺之芝佛寺也天寺之天生靈芝曰異生靈芝結像成佛佛且三曰尤異昔獲芝佛羣起感動相競爲寺今去城東二十餘里松蒼石怪剎古湖平果能衣草葉持楞伽則水流清淨雲無是非解虎收龍不在高山而在芝佛寺間近寺爲河河中怪石嶙峋突出名釣魚臺遶臺皆水深不可測名龍潭湖周柳堂先生別號石潭構樓名寒碧遊者一葦航之昔石潭先生遇異人欲與同寢公厭其穢用舟送樓中鎖之詰旦往伺封識宛然而人莫知所在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四三

留一聯於壁云兩個知心一個清風一個月十分豪興五分濁酒五分詩公見懊恨久之四壁皆簷景鳳書其潭時而開則汪洋千頃巨鱗細鮪以飯飼之游泳波面淤則平沙漠漠惟有層樓在河之洲而已龍潭爲李卓吾振錫著述之所故書以初潭二潭名海內人盛稱龍潭湖不及芝佛寺所謂知其人不知其天也

定惠寺記

鄒知新

定惠寺去城東九十里其寺不知創自何代寺有海棠餘古花繁干霄蔽日爲邑志八景之一故題名定惠海棠相傳蘇東坡居黃時常遊其處與陳季常多所唱酬云更有異者寺外峭窟瑞藹光騰寺僧捫蘿攀險剖巖得金剛經木刻係宋梓古字迥異人家藏本蠹勿蝕鼠勿傷爭寶重之又傳寺後葬有蘇小妹墓名公遊者往往尋之不得作詩弔之嗟哉蘇小妹果葬定惠寺耶寺後果真有蘇小妹墓耶然則定惠寺所以著名者以蘇小妹墓著耶以東坡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四

遊著耶抑以海棠著耶今有寺有海棠獨無小妹墓何也小妹才與兄等果葬定惠寺側東坡當作有志銘而文集不載豈遺之耶且東坡葬保母於黃今志銘尙存集中豈東坡獨厚於保母反靳筆於小妹耶是耶否耶况麻城既有定惠寺黃州又有定惠寺昔葛岷瞻宗師更爲黃州定惠書院似東坡所遊則黃州定惠寺矣夫寺以海棠著海棠又以東坡之遊而著然寺可以有兩寺豈海棠亦有兩海棠耶則東坡所遊爲麻城定惠寺無疑今海內人盛稱黃州定惠寺未嘗稱東坡遊麻城定惠寺豈真者不傳而

不真者反傳耶卽寺亦有遇不遇耶悲夫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四五

紫微侯靈應碑記

侯之爲神也相傳以滅火災肇跡厥後持赤戟擁精兵却
僭亂有護國佑民之功故受封紫微侯邦人卽於五腦山
立祠祀之無間知愚凡遇乾旱瘟疫水火盜賊之變必以
告於 神其聞靈昭應不可殫述誠萬民之倚庇一方之
主宰也故人稱爲 福主神云一日太保松石劉公謂韶
曰吾何以答 神貺昔嘉靖戊子秋予巡撫甘肅爲母親
初度辰逾七十甲子矣予以不獲侍養悲思有痛在手甚
劇呼號之聲徹於重門之外弗自知也時大虜壓境不能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四十六

出寤中夢 福主曰賊已至汝奚在此卧以手按余起覺
而輟痛如摘遂出理軍事獲全勝 神之力也又吾祖諱
夢者以羣忤繫之京時著令期而不至殺無赦先期一日
吾祖方至江浦病餓不能興度不免矣忽有一人以紅戟
持肉食之有頃而已知其爲 福主也遂如期而至太祖
親釋其縛復異其材授彰州府同知 神之力也吾何以
答 神貺昔許立碑今始成焉復以碑文請 神擇於三
人者許執事執事其勿辭韶曰公命之 神又命之韶雖
不文其曷敢辭乃言曰嗚呼天人一理也感應一機也

神也者效天之用以示乎人者也故感之善則善應之感之而不善則不善應之矣雖匹夫匹婦之微一言一行之懿猶不爽焉况以世法天民之秀豐功社稷之臣如公者有不隨遠邇而至者乎是故江浦之應啟其忠也甘肅之應所以啟其孝也非私與也傳曰天之所助者順詩曰神之格思介爾景福其是之謂乎韶敢以是爲記繫以銘曰道冠嵯巍五峯雲仍儲精發秀啟我神明昭德顯功佑我生民眷茲太保望族徽聲忠孝文武著龜效靈江浦持危光啟前聞甘肅起疴以成大勲上答神貺立碑廟門

麻城縣志

卷四十六

記

四十七

昭祀罔斃秋而復春

賜進士第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前四川道監察御史侍經筵官同邑毛鳳韶撰文

賜進士第貴州布政司叅議前戶科都給事中侍經筵官同邑曾燧書丹

賜進士第福建道監察史喻希禮篆額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冬十月之吉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劉

天和男南京刑部陝西司郎中劉燦孫生員守蒙錦衣正

千戶劉守孚生員劉守復

李卓吾墓記

劉侗

卓吾名贇字宏甫溫陵人以孝廉爲姚安太守中燠外冷
強力任性爲守日政令清簡公座或與髡俱簿書之間時
與叅論又輒至伽藍判了公事人怪之踰年人雞足山閱
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人疏令致仕歸初善楚黃安耿子
庸遂攜妻女客黃安曰吾老矣得一二友以永日吾樂之
何必吾故鄉也性癖潔惡近婦女無子亦不置妾後妻女
欲歸趨歸之稱流寓客子自是叅求乘理剔膚見骨少有
酬其機者人以爲罵又怪之子庸死遂至麻城龍湖築芝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四十六

佛院以居龍湖石址潭周遭至必以舟而河流沙淺外舟
莫至以是隔遠緇素日獨與僧深有周司空思敬語然對
之竟日讀書已復危坐不甚交語也其讀書也不以目使
一人高誦傍聽之讀書外有三嗜掃地湔浴也日數人磨
帚具湯不給焉鼻畏客氣但一交手卽令遠坐一日搔髮
自嫌蒸蒸作死人氣適見侍者剃遂去髮獨存髭鬚禿而
方巾先是論學不合者愈怪之以幻語聞當事逐之時劉
左轄東星迎之武昌梅中丞國楨迎之雲中焦翰謨竝迎
之秣陵皆暫往無何復歸麻城著藏書焚書又爲梅中丞

者著孫子參同成先是有與中丞構者幻語又聞當事又
逐之至火其居於是馬侍御經綸迎之通州至與馬公讀
易每卦千遍一年而九正易因成時欲老盤山會當道疏
上指爲妖人逮詔獄尋得其實議發還籍矣曰我年七十
六作客平生何歸爲遂以薙髮刀自剄馬公痛哭曰天乎
先生妖人哉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髮棄髮其後一著書
老學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乃收葬之葬之通州北門外
迎福寺側

續存麻城京都會館記

周維秬

會館之設凡謁選會試貢監諸同人之集都門者駐足則賓至如歸蓋合邑之公郵而非一人之私據也若麻邑之會館則名存而實亡卽有片瓦數椽稍稍偶存者而有時並其偶存之館亦亡自兵燹變革以來館規湮廢居人雜遷所謂館之名存而實亡者也王九山於康熙丙午歲始有贖房存館之舉曾立存館一額記其事而贖房之金則尙留其半以俟後補租等丁未公車之役與鄒石函葉同予俱下榻於館內卽九山所贖之房是也時則董臬巒以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五十

候選先期而至因與租等各捐貲以結贖房一局此則館之稍稍偶存者也乃租等庚戌之公車再上而存館之額則已有撤去而置之高閣者矣癸丑之公車三上而所贖之房則已有攜家而據爲已有者矣致令租輩會試諸人皆各僦居他舍竟無一人駐足館內仍若未嘗存館贖房者然嗚呼此則所謂稍稍偶存之館而亦亡之者也能不爲之心憤而髮指乎哉然而租輩亦且姑置於不言者何也在住此房者固屬同邑鄉親且云行且束裝去故姑置於不言也但康熙九年議約內有趙壻朱霞住房四間議

以戴氏身故退房爲限現值戴氏已沒而霞尤強住向霞
索房反云房係自創租因奮不顧身竭蹶從事於四月初
七日同劉愚帆等共八人呈控巡視南城諸位憲臺老先
生於十一日親訊照驗議約審斷蒙賞簽差押霞退房寸
木不許折毀勒限不許過數日霞遂於十九日退房交付
本館租等捐貲畧爲修葺因設木額勒數言以記其事而
復搜索九山之存館原額述錄之并懸座右以志不忘焉
至於館之名存而尙冀其館之實亦存且館之偶存而更
冀其館之永遠長存者則租望於後之君子其亦共相勉
於存館之義也夫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卒五

趙秀才三生記

周維秬

世人常說三生事予嘗考之唐有一省郎偶遊華山寺至碧巖下有一老僧前香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結願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是玄宗時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是憲皇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卽今生也於是省郎恍然有悟所謂三生故事蓋如此不謂吾邑中之趙秀才則亦有其三生足述者予己未秋暮偶過劉愚帆見愚帆集中有趙秀才三生傳夫趙氏之事通邑蓋已轟傳之矣而茲傳復益得其詳予乃三復劉傳而爲之記曰嗚呼有唐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五十一

省郎之三生不過言其三世顯榮耳未有若趙氏之第一生而州牧第二生而書記第三生而趙秀才皆能歷歷自言其故者也今特記其歷歷自言者其可揭以告世而足以風厲乎世者蓋有三焉初邑中趙時雍治歧黃業中年乏嗣於崇禎庚午歲生一子甫生輒晝夜啼哭不止一日忽言曰予之哭也有故父母細叩之曰予蓋思吾前世婦子耳邑中劉太平是吾前身也予爲固安令劉元長先生記室己巳城陷被難予蓋枉死凡枉死者不入陰曹予魂歸會歲元旦東嶽出巡一僧導我懇寬帝命司籍查善惡

簿以我有活二命功故得再生以父亦曾行二善故得生於趙宅爲嗣又以劉太平之前身曾有保全女節之功故得以曾氏爲婚姻予年弱冠時當補弟子員卽以諸生終其身此是實事如此父母幸勿以恠誕而叱之也其言已有活二命功者何也謂初吾邑中李吉所先生爲陽谷令予未爲固安記室時先爲陽谷書記值陽谷有獄案詞內高大高二令已擬重辟予成獄詞開豁之帝閱籍至此喜動顏色帝詔予云只此減二死命應賜汝再生夫再生厚幸也而以減死之二功得再生此其足以風厲乎世者一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五十三

矣其言父母有二善者何也謂帝閱籍查父曾溺殺五女淮大惡之嗣然父曾於萬壽寺前見一行脚僧僵卧垂亡思篤藁寢父倡施錢一文免死抵百功醫李氏疾歸見一婦人屍橫路悉捐所得又斂金瘞埋之抵十功此二功應獲嗣值父祈禱我適愬焉帝因詔予爲趙氏嗣夫乏嗣重罰也而以捐助之二功得賜嗣此其可以風厲乎世者二矣其言又有保全女節之功者何也謂我爲太平之前世曾爲永寧州牧全一女子節當我俯伏帝前側有一紺衣女相視而笑帝指示曰此卽汝所全節之女也當判若爲

曾氏孝廉孫女後爲汝婦夫婚姻佳耦也而以保全女節之功得婚姻此其足以風厲乎世者三矣當其初言時觀者如堵越數日劉太平之婦子至叙家事備悉陽谷令至輒話舊言折獄事不爽雍私以物厭之遂不復有言命名默字弱言及長果娶曾氏婦年十七果游邑庠云

梅樓八月十五夜記

王琬

丙辰八月十五夜與二三友人坐馮子蘭飲齋月光東上銀漢如洗萬慮俱滅神氣爽然憶數年來非寂寥無與卽愁病相侵而月亦有晦明風雨之不齊求如此人與月兩勝而不可得也徘徊者久之於是徙居梅樓之左爲之啜野菱呼滿白酒數行有歌明月之什者有因其聲以和者亦有搔首而若問天者時澹烟繚繞竹影在地月色當空清光盈几固與向者蘭飲之况不同矣旣而登樓明星寥寥月光千里雁宕龜峰森然可接余方有天際眞人之想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五五

而樓之東忽雙管和鳴鏗鏘上下投余以逸韻余聞之蓋愀然矣主人下洗盞更酌是時萬籟已靜木葉皆香梧桐墜露月色西沉隱几而寐東方欲明余旣喜是夕人與月之俱佳自蘭飲至梅樓其地屢遷其境屢勝其情與况亦屢得而無一俗人俗事以介乎其側入乎其胸而其意爲不可忘故記之

吳邑侯建倉記

馮植

事有可以不記者有不可不記者山水之遊園亭之構騷人名士之寄興可以不記者也若夫國計所賴民生休戚係焉得良有司區處措置克盡其方一時利之來者守而不變利在數十百年此豈區區者而可不記耶

國家之有常平倉三十餘年矣其法以國學生捐穀爲本而輔以募捐之義穀他邑不及悉知若吾邑則始貯穀二萬餘石每歲募捐公私多寡不一大約前此所募每至三四千石其上聞者僅數十石耳合二者計之三十年間在冊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五六

之穀凡二萬三千有奇此二萬三千有奇者例於青黃不接時存七糶三往者官吏欺僞相仍存糶兩弊其糶也數未浮于額其糶也價或減于市勇配於貧民不能無怨也則多散之富室使貯穀本倉而封識之富室初利其可以自我通那也雖稍短其值亦姑受焉久之懼上官之綜核明而盤查嚴也則以時價折入官用是官倉常無多穀舊存做壞數廩尚堪出納各區所糶之數千石而已其不能容者或置之鼓樓城樓中雀鼠之侵耗風雨之漂爛有不能免然官吏亦樂藉此以爲說是故做壞之廩無復修理

更無庸多置新倉爲也自長洲吳侯來蒞吾麻一舉宿弊而滌之糶必如其數糶必以實價其給價也擇鄉耆之誠篤者親付之使轉給與賣穀者絕不假手吏胥其收穀也擇幕中賢而善會計者數人分監之無守候之苦無拭斛之費無淋尖踢斛之弊其糶也亦數君子親監吏不得侵其於募穀因比年告災每歲自捐穀數十石以奉成例曰吾非不知募於民歲可得數千石然吾寧捐已以裕民也公署日需米若干皆以時價買於市不知官穀爲何味然穀旣實歸公廩則舊廩不能容而出入無私惟日惴惴焉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五十七

以耗爛爲恐於是倉之壞者盡修又新建板倉至六十三間相度箭道隙地并廢獄舊址悉置倉焉費皆出自侯不役小民不動公帑木必堅厚牆以磚石一改向日薄板土甃之規侯忘其官家物若爲子孫數百年計也侯甫下車卽欲仿行紫陽社倉恐民難於慮始也先爲文刊布四鄉大意勸民自爲積穀以備饑年又爲三字歌以曉愚氓會制府楊公奉

朝廷惠養元元德意令州縣舉行社倉見侯所刊文則大喜以爲先得我心侯廼身率僚佐暨搢紳之士募於富室巨

家得穀三萬六千適歲歉侯先以所募五千餘石賑民之
乏一如其己亥春賑法餘穀以次收入社倉初制府議於
各縣應解公費銀兩量撥數金爲建倉費侯熟思曰一倉
之費無幾合一邑百餘倉計之則已多矣盍於募穀內撥
穀二十石作倉費公私其兩便因請於上得允於是邑中
社倉一百六十所不勞而就惟本城社倉四座侯捐置之
不以募穀耳侯之善於處事類如此按侯於社倉親踵素
封之門山谷遠所單騎裹糧以往所至闡發良規富民咸
捐穀本城閱月而募完邑凡一百一十二區各給印簿制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五十六

斗公舉社長二人掌之又給一木刻鈐印俾倉成後自置
簿收放不經官吏以絕侵那侯美髯年六十九尙如漆迨
社倉事竣而白者半矣其勞心焦思有非人堪者昔西山
先生爲太守創置惠民倉儲米萬石歲出糶於諸縣則廣
置社倉儲穀數萬歲歲出貨又念倉社貸穀止給米等有
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與也復請於常平司以義米
附納社倉爲賑糶之備然恐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不能
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爲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
意欲公私協力共濟斯民先儒之留心民事如此其肫摯

侯豈異其事耶抑凡爲父母者用心不當如是耶今邑中社倉方興常平穀撥賑者十而九矣倉若虛設然補捐者衆倉必再盈後之君子能嗣吳侯之風而修厥成規否乎又嘗讀西山先生賑糶倉記載劉侯克莊書其倉曰聊爲吾民留飯盃豈無來者續心燈先生爲申其意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彜盡亡而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以似以續至於無窮可也余於繼吾吳侯者不能無厚望焉

邑侯吳公修學記

徐家麟

雍正二年邑侯長洲吳公蒞麻之十年也侯於邑有利必興無廢不舉尤留心教育鼓勵人文學宮以次修造是年春乃落成焉曩者麻學傾圮前令亦嘗與邑中紳士捐貲葺之然

聖宮兩廡暨

啟聖名宦鄉賢三祠雖粗有規模皆未竟厥功

吳侯至則竭力以完之備窗櫺施丹漆創立月臺週迴石欄中巖龍石修理贊文二碑易明倫堂側之土垣爲磚甃補建泮池三面花牆於是黌宮內外肅然整煥然光焉往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李

昔有司謁奠

先師皆相沿行四拜禮侯特改爲九頓曰當以太學爲則也

聖宮舊貯樂器始於錢塘趙公今垂四十年器敝壞不完樂舞備員數人無知音者每二丁釋奠俗樂鼓吹數行耳侯愀然曰此非所以祀

先師也廼特懸優格召募舞佾得數十人遠延樂師以習之不數月鐘鼓旣備干羽有節洋洋盛哉前此未之有也最後又於櫺星之門東創設更衣亭西建讀書堂爲諸生質疑請益之所目營手畫位置適宜庀材堅緻至此而學宮無

復纖毫缺畧憾侯故書生貢入 京師在太學中以知禮
聞膺教習以通經解義善誘後進聞其治麻也一本平生
所得措諸行事慈惠温和不爲稜角而遇事精詳周密有
古良吏才於吾學宮亦略見一斑矣按古者教人之法先
以間塾族師復詳於庠序之教侯甫下車卽捐金開設義
學召聘名師集多士講習課誦於中又設法捐置學田近
二百畝俾其先生長有廩粟諸生之貧者咸量給之十年
間義學所成就旣已夥矣乃其於庠序又殫心畢力若此
故自侯蒞麻迄今三四科吾學中掄元魁成進士者蔚然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一

多人爲數十年未有之盛焉小序有言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斯義也責之司牧固已難之不意於侯
見之焉仲春上丁祀禮旣畢學先生沔陽歐公漢陽王公
與助祭諸公同坐讀書堂咸喟然稱盛曰學宮至今日禮
明矣樂備矣非我吳侯十年經營不克至此盍識之因以
命麟麟不敢以不文辭爲之記其概云

麻城新築四全隄記

梅任鈞

歲庚子爲吳侯治麻之六年教行政修百廢俱舉自城垣泮宮義學公廨及祀典所載神壇祠宇次第煥然蓋公以敏練之才勤於庶政視邑事如家事故邑之規模氣象莫不新焉先是公修葺東城時徘徊雉堞間謂學宮近城瀕大河河流自北來斜射城下久之城必不支城旣壞則學宮之唇亡次及民居不得狃處堂之安也議於城外作長隄爲城衛念城未完勢不暇兼及久之城工竣凡修三百餘丈旣又加葺女城補基罅隙數十百處公曰今而後可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

以從事於隄矣乃捐貲市活松數千株爲地丁募工去城下浮沙車去潭水補城腳水嚙空洞以松丁駢其外又購竹編簍以細石疊其中後實之以土自應壁門至學宮東角延亘數十丈河水所激悉爲禦之公日與縣佐盧公親董其役工始興議者以隄爲前此所未有創始實難公曰不然夫河水遷徙今昔殊勢昔者水勢低而去城遠觀城門石級下至丈餘則昔日之河可知今水與城逼安可無以障諸且民所難與慮始者勞與費耳今不費民不勞民何爲不可議者乃服初下松釘每架用十餘人日止下

七八釘爲功甚緩蓋釘長丈餘以五尺入土設架於釘上懸石椎之架凡設版二層以坐用力柱植于土勢不得不求深穩然植須屢移功半耗于架焉公乃以意創爲架式名曰活鷹架其制用二大木橫眠地上以根架柱省去植柱于土之煩架前用橫木聯屬而缺其後以便推移釘下欲前則推之而前如舟車耳自是日下至六十餘釘一時觀者咸咨嗟稱善松釘旣下土石未施而城東瓦礫充塞與城齊高下公曰此吾隄料也初募大冶土工運以填隄估取工錢過多再度於武昌人索值甚廉衆欲許之公曰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六三

不可彼不自揣任其事力不繼將自貽戚且今二麥方青民艱於食吾令吾民負土取值貧民是利何事與遠人爭較多寡乃出示募民荷畚簣至每簣上酬以三錢見土給籌見籌給錢民相呼至者數千人無畚鍤者皆捧土入簣爭道而趨壯而力者日獲百餘錢懽聲動地數千人往來隄上不煩而成纔旬日耳是歲夏淫雨連旬河水大漲非隄實障之城其殆哉然松椿之冲壞者已十丈公隨爲悉易以石遂爲無窮之利云是役也公以實心興實利其仁至其義精其經營調度所全不少蓋城垣旣全 學宮亦

賴以全城中土石積爲城患者皆爲有用之物民之饑者
又藉是以飽則地利獲全民命復多所保全焉爰勒實而
紀其實名其隄曰四全用誌公之德於不朽云至公之才
力練達智勇深沉豈但全此一方已哉他日立

廟堂上佐

聖天子綢繆陰雨舉天下而生全之不過卽此推之耳豈獨全
此一方已哉公諱顧行號勉齋江南長洲人盧公諱遇號
際可陝西人



麻城縣志

地 260.91
39
120

卷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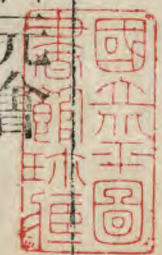
卷四上

傳記

麻城縣志卷之四十五下

岐亭修官廨記

潘元會



皇帝御極之四十三年戊戌夏五余以黃州丞來守岐亭岐
固麻城地寄治焉而職則若黃岡梅安若羅田蘄水蘄州
若廣濟麻城均隸焉綦重哉歷代附郡無所聞宋元豐三
年以東坡訪故人陳慥於此留五日賦詩而去得名又韻
甚明天啟三年築城設倅以備寇迄我
國家不易及後始易以丞

聖祖朝于成龍守是官逮余歷十任矣而官廨之地日滋余至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六五

察所守遠則八屬編氓皞皞然佩犢而耕雲千數萬眾也
近則環亭蟻聚穰穰然執藝而橫經數千百戶也帆檣吳
越道吾境焉羽檄星輶出吾途焉而庶富何以加商賈何
以悅彥何以無夜吠道何以無不除思所以左右於太守
報命於

天子者無一時一事之容或廢墜而顧令廢墜自所以庇吾身
者始耶且去花村不三里而遙陳季常之墓在其祠則奉
端明清端畫像也遐想兩賢堤西湖築雪堂清風介節章
章勞吾心目間而顧甘苟安以對耶於是上請

方伯貸俸下進工師陶人金人土人謀所以棄敗而更新之五閱月成廼爲之酒以落之行者歌居者賀曰屹然鎮固吾域矣抱案者吏執役者胥曰有直庭矣鼠牙雀角無守候曰有訟庭矣士大夫之東西行欲有諮訪於丞者可脫驂曰有賓館矣而丞亦得偃仰休息以殫其早作夜思之識曰有臥室矣故有池封焉乃發淤而濬之使深可貯水環池植松竹曰岐固韻地也不可自我廢池旁隙地數畝召園丁樹桃李種蔬貽後取其孳資藏修日新自我始毋自我止也於戲岐光黃間片土耳藉道德文章以傳山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六

高水長古人宛在而余僅以華屋承之寧初心哉願與二三君子論政自華屋始

祠堂碑石記

曾 謹

禮返其所自始樂本其所自生本始之義乖而人道廢矣
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則睦族睦族則宗廟嚴祠堂者鄉
士大夫之宗廟也推一人於千萬人聯千百世如一世惟
祠堂是賴焉吾曾氏之系出黃帝四傳至禹五傳至少康
封次子曲烈於鄆魯哀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鄆世子巫奔
魯去邑存曾遂以爲氏巫生天天生阜阜生點點生參爲
聖門高弟得一貫之傳世以宗聖稱之至十九世曰據爲
漢關內侯避王莽亂遷豫章家廬陵之吉陽鄉至三十七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藝文記

七

世曰丞生三子曰珪曰舊曰畧今居吉慶袁泉南豐者多
舊畧之後其還嘉祥世襲博士者則珪之裔也吾嘗考通
譜珪之後又有諱學先中元進士爲河南通知陞黃州太
守者是卽吾之福三公矣福三公之家於黃麻也當元之
末明之初五傳而至克周公葬烏苞茨科甲遂由是始焉
子有子開公孫有世英公麟陂公鳳陂公會孫筆三公後
先相望名列諫垣爲忠直名臣光於史冊他如登賢書由
選拔以明經爲邑侯任外翰者指不勝屈子孫之蕃衍西
陵稱巨族焉然子孫多則情文易疎支派繁則恩誼不相

聯屬甚有袒免葦功而外面貌不相識慶弔不相及患難不必相扶而強弱未必不相奪者是豈尊祖敬宗而睦族之道歟黃門諸公盛時有祠堂今則爲斷瓦頽垣徒存基址不可復識矣乙未歲余自都門歸田日與族長謀議以建祠爲急務年不順成數年未就緒迨雍正之甲辰歲始落成焉卜其地在克周公祖塋之左龍虎相顧沙水迴環以妥先靈於焉允協構後堂三楹前堂三楹門樓一所旁有兩橫屋爲庖佃人之用祀田若干春秋舉祀典用價置田者司之請自今與族衆約敢有侵漁祀穀毀壞祠廟斬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藝文記

六八

伐林木者公議責罰敢有不孝不弟不和於家不睦於族其有行止不齒於鄉人者責之罰之屏逐之不與祀典是知讀書者不必皆高爵也要之以賢耕者不必皆倉箱也要之以力本貿易者不必皆十倍也要之以廉婦女要之以貞風俗要之以厚毋淫佚毋傲慢毋邇小人而悖家訓而玷先人則德義以敦根本詩書以大門第睦族者在此敬宗者在此尊祖者在此此真禮樂之根源而曾氏之興其將未可量耶苟其不然強弱相凌貧富相耀多寡相爭雖有祠堂亦奚益乎哉余不敏不能如公藝之以忍而世

其居不能如文正之以義田庇其族不能如萬石君之入里門而趨不能如疏廣受之與宗族同享人君之賜而徒以空言望之族衆望之後人是則余之罪也夫是則余之罪也夫

岐亭杏花村記

胡銓

宋元嘉時有赤亭無岐亭說者謂岐卽赤字之譌都不可考按九域志岐亭有廢縣而坡公亦作岐亭詩贈故人陳慥則岐亭之名由來舊矣岐北三里許有杏花村陳季常隱居處也季常洛陽人好賓客喜聲妓號龍邱居士少與子瞻友善後僑寓岐元豐初坡公守黃過岐亭季常謁焉越明年復相見於村中村多佳致繞籬植紅杏數十株每杏林花發落英滿地好鳥嚶鳴春山淡冶如笑林外流泉淙淙循簷下溜空碧澄鮮紅潮掩映似爲西子洗妝行數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七

武風漪宕漾長虹卧波則蘇步橋在焉當是時溪山淨秀花木明瑟微飈側側從絕壁下吹垂楊矮屋間令煩襟頓洗彼兩人隱囊紗帽把酒淋漓浩歌相贈荅視世之俗吏催租抱一部魚鱗冊子夜打柴門殊令人作惡矣第西窗剪燭勝會難常往哲云遙墓木半拱於今不知有宋又安問杏花村都人士當酒闌花謝每樂尋古人軼事惟是悵望九螺榻懸崖碑差得見張愬子遺跡獨至步孤村拜狂先生墓求所謂環堵蕭然者杳不可得但留兔葵燕麥搖動春風未免感慨係之季常死後數百年而有清端于公

鳩工庀材墓側建宋賢祠祀陳先生上雨旁風蔽虧陰翳
令士子輩篝燈兀兀浴誦蓬廬俾歲時伏臘追奠前賢依
依如覲面語季常雖化爲異物吾知真誠所感其精悍之
色當往來村烟暮藹中諒不與枯木殘花同歸澌滅也嗟
乎莫爲之先雖美弗傳杏花村不過彈丸地何眉山過於
前清端祠於後徒以有吾季常耳然則非季常賴有杏花
村亦村賴有季常也而岐亭遂與村俱遠矣

登萬仞巖賞雪記

胡翔靄

余居之西峯巒疊起爲萬仞巖最勝境也癸卯冬端居多暇偕羣季散步林亭涉宅後小溪水明瑟朗鑒須縻石衙衙立水中不可揭輒縛木爲梁劣可容足緣延乃得渡傍溪行彌望黃茅見藜薄中老屋橫斜村落蕭索深巷寒犬吠聲如豹行五六里抵崖麓拾級而上披羊裘攀絕巘坐半雲洞天俯視色界一切依稀李供奉登落雁峯頭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少選黑雲壓城朔風竅然古木怒號雪大如掌袍袖間皆有栗烈意余顧謂羣季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七

曰斷橋驢背踏雪尋梅此景最爲曠絕我輩陟危峯步玉宇興致清奇當不減王世懋眺岷峩積雪時也因共入茅菴深處沽村醪三斗相對痛飲濡首大醉高歌白雲黃竹之章空谷嚮應旁若無人仰視長天琪花舞空飄飄墜帽席間樹末寒鴉聞人聲皆拍拍驚起是日也余心最懽昔宋錢文僖守西都謝絳歐陽修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幕抵龍門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欸烟靄冥濛有車馬渡伊水來諦之則文僖遣厨載歌妓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迄今以爲佳話

余長年株守丈夫三十尙如此頭顱摧撞息機無所可用
乃復寄情山水徒強顏耳回視龍門故事類不得同日語
雖然予竊有軒渠焉世之赫者熾獸炭擁璣瑜日暮入銷
金帳飲羊羔酒豈肯立千崖萬壑中試此不龜手藥耶余
昆若季天機清妙煮雪烹茶甘作此冷淡生活爲黨家姬
所笑非徒爲茲崖破寂又以歎世之趨熱者之多而飲冰
嚼雪之難其人也

好德堂記

欽州馮敏昌

今春余自北地薄遊江湘以秋之一月訪黃明府書紳佩之甫於麻城時明府方修復城中萬松書院求余名其院中之堂而余名之曰好德或曰是曷爲名哉余曰萬松書院之建蓋本宋蘇文忠公過張仁甫萬松亭詩而名也按志萬松亭在縣西七里岡故老云院先建岡上遂以萬松爲名及後移建城中尙仍是號故余於斯堂仍本公詩好德無人助我儀之句而名之也或曰今之萬松書院已非故地院雖有松亦焉得萬蓋萬松之已無其實况於推本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藝文記

七十四

詩中望助之意言之今將焉助也哉余應曰賦詩斷章其來舊矣又况好德之義蓋更有進焉者乎試詳說之今夫書院之設所以育才尤以畜德爲先士苟有才而無德則亦無足觀矣且夫人之所以不能自有其德者以未知好之之故耳夫苟未知好之則固不思夫已德之所以成又安能助人之所爲德然而其所以不好之由則非其本心之果如是也利欲攻取之私旦晝楛亡之久有以蒙蔽陷溺而後乃遂至於不好耳昔吾夫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若是乎當時之人之不好德若此其甚也

而更何望於後人乎雖然人心之所以不正學術之所以不明則以未嘗推本言之是以迷謬益甚而不復思返昔漢大儒董子深明春秋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學者稱之實則本於吾夫子當日之論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讀此詩而贊之孟子又從而述之夫好德既民彝所秉而物則實自天所生則知人之好德者其天而不好者其人也今將以己之說教人人未必從而信之而試一推本於天則人之聳然聽憬然悟固將有若行者之歸家饑者之得食斯其爲教也固易入而其成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藝文記

七十五

才亦有本矣苟不此之務則必將至於以人汨天滅天理而窮人欲以至於好德之終不得見而又何學問之足言也乎吾故曰人不可以無好德而德尤不可以無好也今觀明府之修書院捐廉喻衆蓋急急然以教化爲先而邑人之趨事恐後復汲汲然以好義爲尙而至于邑子弟之鼓篋遜志橫經請業尤喁喁然以向道爲心是皆可不謂好德焉也哉若是而張仁甫之栽松與蘇文忠望助皆可以是通之而至于今院之非舊地與萬松之非實數其亦可存而不論矣夫客曰善盍記之時余方卽日入 都不

復潤飾遂書以入石如石明府吾粵之陸豐人以名孝廉
與校四庫全書出宰於是邑者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藝文記

七六

新建文明樓記

羅均

縣治之南有鼓樓焉其傾圮久矣癸未冬始因其舊址而復新之其易名爲文明樓者蓋以學宮地勢逼仄奎閣未建文昌僅祀城樓特以斯樓補其闕也樓高四丈五尺廣五尺深三丈五尺上祀文昌魁星神象虛其下以爲文人學士遊詠之地當竣事慶成登樓四望萬家烟火悉在目前城外溪流映帶左右層巒疊嶂環拱四周覺山川靈秀之氣有躍躍欲動者相傳以爲樓之興廢關一邑人文之盛衰非虛語也董其事者則有邑中諸君子志潔行清素爲鄉里所推重而又殫志經營不惜勞瘁故功費雖鉅不數月而告成焉至於各鄉紳士分司勸募踴躍捐輸蓋亦有足多者樓成而予適解組深懼夫諸君子之慕善樂義而無以傳於永久也爰勒石而畧紀其巔末云

張文端公事實記

張文端公鵬鵠字連青麻城人入四川遂甯籍康熙九年進士選庶吉士二十七年俄羅斯察罕擾邊我兵困之於雅克薩城悔罪乞恩公奉使同內大臣索額圖等往定界還 聖祖器其能擢大理少卿明年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請建定海縣城賑餘姚上虞嵗臨海大平等縣災又因浙省旱災請免征輸蠲之漕糧皆 允調督河道請擲攔黃壩堵馬家港使水勢不至旁洩又開張福口以引河濬雙橋灣頭二河以通其流功成 上易攔黃壩名曰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三六

大通口 諭閣臣曰前張鵬鵠赴任時朕示以必毀攔黃壩挑濬芒稻諸河今次第興修觀其奏牘詞簡而意明辨理精詳可知矣又嘗嘉其一介不取天下廉吏無出其右

截錄

魯亮儕公逸事記

袁枚 子才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闡啟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魁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睚大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奉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魯公來代吾令客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七十九

在開封知否魯謾應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揺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何肯捨已從人也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聲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也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而泣魯曰曷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

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
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無累我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
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闔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
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猶不可况
田公乎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
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
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
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
者豈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無素致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八

有狂悖之員請公並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
官魯免冠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
故來河南得官中牟甚喜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
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
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
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
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憫則裕再往取印未遲
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也敢逆公

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竟出至屋霑外田公
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
頭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劾賢員但疏去矣
奈何日幾曰三日快馬不能進也魯曰公有恩命裕能追
之裕少之時能日行三百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
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遂無恙魯以此名
聞天下先是亮儕父啟昌爲雲南提督與三藩要盟公時
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衣黃袂衫戴貂蟬冠
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八十一

擲途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倫云

義也故始則不得不任其怨繼亦不敢不肩其勞迄于今
乃克恢舊址妥神人藉得報命于諸君子而私以自慰其
心因以歎前哲締造之艱而負荷亦不易也計祠宇新建
者凡九楹工值四百雜銷六十餘贖百緡不計也邑合輸
金三百三十餘數不敷者蓋尙有三十二云抑吾聞舊館規
制尤宏卽今東館後層尙多未復集舊事而裕新圖是于
同志諸君子又不能無厚望也夫辛丑夏北鄰不戒于火
燄及祠而熄今 神主升座之翌日祝融爲災勢甚熾予
默禱于 神風反而祠無恙 神之爲靈亦昭昭矣是爲

白臬山青雲梯落成記

代陸費明府作 王德新

聖皇御極之二十一年歲在丙子某筮仕宰斯邑念古文
吏養士化民教流風扇至於鳴琴而理何治之美也雖不
能及高山仰之履任卽進諸生與爲揖讓申以誨規繼見
書院廢替招學子業其中分俸益膏火敦禮江夏王菊門
山長日課月程一年士靡然嚮風邑之人悅是舉也僉謂
院錢薄少不勸而醵錢二百六十萬以助余爲付質商爲
子本而嘉邑人之慕學已庶乎其化之能興矣乃衆猶欣
然來言曰吾邑在勝國暨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八十四

鼎新時人材踵出科名位業甲於南州百年來寢以濶疏
我侯作育如是是邑復始之秋也某等願更捐貲培風水
以贊侯志以幹邑運之旋若崇巒宮外屏高南城麗譙修
交衢鼓樓建堦於白臬對山皆卽今事宜而建堦立文筆峯
尤要余未敢然其說而重違衆議且又烏知人之情非卽
天之道地之寶也許之時丁丑九月也越戊寅五月董事者
告堦位成請名余名之曰青雲梯越今年五月告堦成請
題榜余題之曰文明以健七月遂以訖功告復請余言紀
本末焉按圖及册堦占山五閣老中峯顛距麓且十里爲

會七爲隅六爲戶七爲牖十有一爲崇通髻及趾丈計者
九爲圍趾如其崇頂約三之一中爲盤磴百有八外爲週
闌者三上奉 文昌帝君次 關聖以遞福祿壽星爲像
設几九基之西別爲亭八楹灰石取於山銅鐵板經糝采
之用市於外凡爲工三萬二千有奇爲錢七千八百緡有
奇爲日四百八十有奇嚙斯已勤矣頃余往來過望嗣以
登臨巋然七級者揭嶽崑插瀲洸光迴二曜祥納八風濯
九派之遠流控五關之近塞峯攢勝以增雄城起霞而挹
秀而自縣前引領雖相遙一舍其勢之歸也若飛虹之飲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八十五

於庭其精之取也若慈石之召乎鑊左右鄉覘之亦莫不
蛟騰虎躍互相輝映注受然以是聳絕特之觀啟方來之
運不亦足領化揚風輔弱扶微也哉顧余未敢然者何衛
文公之文其國也望楚景京爲之乎抑敬教勸學爲之乎
史公言齊魯之文學其天性又曰好禮樂之國則豈獨地
氣爲良乎今麻山川猶昔邑聚猶昔而人文不昔若者毋
亦持風者勤簿書而緩弦歌橫經者是未師而忘舊學其
責固有所歸與不追計此而汲汲形勝之與謀外觀之是
競果中今事宜否也然神不警不發氣不作不伸是役也

諸君子豈直爲壯觀也者夫對高標則思抗節以樹表儀
峯距則思健筆以干霄憶層累則思廣基以漸積晒階升
則思接引以共登鼓之儻之厲之翼之學行修人材茂翩
翩躡青雲而麗文明邑之風復其始化觀厥成將於是不
在而不佞涖官之初志亦藉得周旋無失墜焉卽斯舉爲
功甚大又何青烏說之足云因終諸其請而爲之記以俟
塲之費闔一邑公輸董其事者某某也

王公字菊門江夏舉人楚北知名士爲諸生時肄業國
子監與莫劉陳盧諸公爭長文壇各樹一幟學精史漢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六

文宗班馬嘗王講萬松書院每酒酣興逸拈時藝以示
生徒旋卽碎焚其稿謂取法貴上故也晚歲教授黃州
前學憲吳公澹齋迭相唱和得其片紙隻字視同珍璧
欽禮特異年登大耄卒著有保醕堂集行世

重修麻城縣文廟碑記

萬之傑

余以道光丁酉七月視麻邑學事。徧閱殿廡兢兢如立巖
墻下。每風雨至。殿瓦隨之。以下者。輒錚錚有聲。殿內雨注
如傾。盆爲悵然者。久之。填讓生先生甫下車。指之以請。先
生期與余共圖之。余因條舉數大端。先生慨然附和。願以
城工附其後。會本邑屈鴻軒司馬與其兄崇源先生捐置
賓興義庄。旣成。以余所爲序言。刻石置學宮。宴集諸同學
以落之。酒闌將辭歸。余挽之以

文廟朽敝坍塌。立至君家數事。義舉豈容以第一等事。讓人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八十七

鴻軒諾之。以去。繼而其姪文典弟兄別駕至縣。因與讓生
先生申言其意。與鴻軒同口一辭。乃擇吉於道光十七年
某月某日時。破土旋於次年春。仲劉鑑三先生接任之。次
月興工。至二十五年。姚芹溪先生蒞任之。三年而成事。以
藏費工幾萬。幾千。幾百。有奇。購料幾千。幾百。緡。有奇。合計
成數。得制錢一萬緡。始事大成殿。一律更新。其間若兩廡
若大成門。若靈星門。若崇

聖宮。若真官。暨名宦。鄉賢。忠孝。節烈。等祠。以及尊經閣。學西
齋。或徹底重修。或補葺。從事率且無者。補之。朽者。易之。圯

者培之缺者堊之毀滅者丹雘之巍巍乎氣象一新焉維時紳士耆民交口稱善而鴻軒暨其姪文典弟兄亦欣然樂終其事相率以記言請余正樂爲應之樂其廟新則教益新耳夫以廟祀之遠且多也名山大瀆以外舉凡功德在人者例得載在祀典廟食罔替矧

大聖人德齊兩大道冠百王致令百千萬世君臣父子之倫修齊治平之理肅然一歸於正犁然各當於心而其卒也百千萬世人才之成或爲忠臣爲孝子爲義士爲悌弟爲理學大儒等而下之至於婦人女子亦復無與於詩書禮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八十八

樂之訓矣而其濡染於不知者或爲節孝或爲貞烈極之世變頻仍死生立判而往往出乎萬死一生之途守其百折不回之志如鬚眉丈夫並立於天地之間而卓然有以自見者無以異而儼然丈夫者之明理義厲廉恥敦風化可知已古今之載在祀典隆其廟貌明效大驗孰有如斯之盛者而謂余敢以不文辭哉顧或者曰是言也三尺童子習聞之今並是言之爲厭聞矣至於厭聞是言而其流失敗壞必將有大不忍言者余正惟其言之漸推漸遠漸遠漸忘方思於其漸忘也而大聲一而急呼之俾立返於求

子求臣求弟求友之常庶

聖人之教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麗地愈久雖愈忘亦愈習則愈新此卽盤銘又日新之旨與余言之新廟益以新教相發明者也則且推原歷代以來所以立廟之由與余文所以提振

聖教之意因屈氏重修

文廟一發之非惟麻之人應有以許我卽天下之人亦應有以許我如麻之人者當亦風教之一大助矣芹溪先生名國振奉天人以軍功現補麻城縣知縣鑑三先生名世保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八十九

甘肅人道光二十年以大挑知縣權知麻城縣事讓生先生姓王名朝枏四川人某科庶吉士散館改知縣以道光十八年選補麻城蓋

文廟城工均督理其事云

賓興義庄合記

萬之傑

麻城縣治之西六十里地名拜郊區有屈姓兄弟者其伯氏名光遠字星海捐職布政司理問仲氏光達字鴻軒捐職同知兄弟素友善其所措施事無鉅細凡有益於人者一切視兄意以爲左右以故道光十七年五月某日兄若弟慨然於單寒之士觀光有志稱貸無門乃相與共捐制錢一萬串交典生息以爲麻城縣鄉會試道里之費顧又念鄉會賓興誼篤桑梓而水源木本之愛或反有所未周也復於是年某月某日共捐水田百石以爲義庄凡同姓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

之孤貧老疾以及窮而不能嫁娶者胥於是乎取之並於其中設立義塾一本乎當日范文公所已行者斟酌出之求有以安其身而利其用庶幾內與外之交盡義也而仁見焉矣而吾特有異焉者以天下如此之大其家累鉅萬徃徃而有而非粟腐而不能貸人一斗卽貫朽而不能貸人一錢自我生之初以迄於今數十年來求如屈君兄弟之仁心爲質殆未易一二數豈天下之富者得天俱薄而屈氏兄弟其得天獨厚歟抑亦其所見者誠大其所慮者誠遠洞然於萬物之生消息盈虛之理實有不可以拘泥

求者故毅然爲之而不疑歟夫先王之道始於親親由是而仁民愛物其一以貫之者分雖殊而理則一君如堯舜禹湯臣如皋益伊萊其顯然有斯民之責者不能外是以求治不待言卽下此而一介之士必有其身之所接則仁千萬人爲仁仁一二人亦爲仁仁之量雖無窮而仁之理則隨分可以自盡故先儒呂氏謂庶人亦有齊治均平之責者此類是也誠如今日賓興受其益而士不至懷材負異困於資斧不能贏糧而從官義庄受其益而族之人不至貸匱蠲負率仰給於大尹以代昏嫁其子女之不能自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十一

歸者吾知異日文章報國者人人得吐氣於堦前盈尺之地而朝廷廣收得人之慶萬萬托庇者人人得自勵於飲食教誨之餘而當時仁見禮俗之成由是而一邑行之舉世化之甚且至於荒陬僻壤無不鼓舞而振新之賢路日以闢風俗日以醇彬彬乎游天下於一視同仁之盛雖謂與唐虞三代比隆可耳抑又聞屈氏先人之在麻邑橋梁道路之間匡困資無之事殆難更僕數其尤堪羨者道光十二年歲次壬辰會省城各

大憲增修貢院號舍屈君之父捐輸白金一千二百兩當

經

大吏具以

上聞得

旨給予鹽知事職銜其殆以義世其家者乎余至麻城五閱
月葉君石林以余曾治古文而以記屬余因把筆序之俾
勒諸石樹之巖宮以告來者至其出入條貫田畝坐落並
列於碑陰云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十三

岐亭重建宋賢祠並建忠節祠碑記 會稽宗稷辰

古赤亭後爲岐亭在光黃之交爲守淮要鎮當宋神宗時中原無事有世家豪傑陳公季常先生隱居於此稱方山子初射獵山中意氣甚壯久之乃益韜晦惟嘯傲自娛蘇文忠與舊故迨謫黃州訪之於岐亭下杏花村大異之其生平蓋懷文武才略不得用於世竟以隱終沒後卽葬於是邨之山原碑石至今存焉我朝康熙癸丑歲于清端公官岐亭司馬始與士流爲之建祠於墓前以方山子由文忠而傳祀陳必兼祀蘇故顏曰宋賢祠清端常講學其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十三

中云後數十年有邱公名賜書來丞岐亭復爲培植其墓木修葺其祠宇居民思清端之德卽祠中祀清端至今又歷百餘年矣前此已久不治近年更遭兵燹並頽垣敝甃而無存幸清端與後司馬之遺碑尙卧荒煙蔓草間今署司馬王子省三剔薛濯泥而讀之怦然動中與士民謀修復皆同聲稱願省三且謂衆曰光黃間多氣節之士自粵逆擾黃一時義旅所聚明赴私鬪雖婦女亦皆曉然於死生輕重之故而無所於避幸迪菴李公掃蕩醜類廓清全黃方慶更生而戊午之春賊復由間道竄入旬月之間麻

城黃安相繼告陷維時李公克復九江復親率一旅之師以再造此二邑民宜二邑之民於公三河殉亂後迄今感泣思念而不能忘也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殉事則祀之盍於舊址三楹外增建忠節祠以祀李公及在黃死節諸公而以麻安之死於寇者附祀焉紳民更莫不慨然以並舉爲當者遂集資鳩材興工於己未年三月而於九月望日告厥成焉後之人紹清端之蹟而崇宋賢推清端之意而勸忠節常則效而修明之以示嚮方善風俗則今日之舉其感發於人心風俗豈淺鮮哉省三於千里外馳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十四

書請記其事遂爲之記使鐫諸石

岐亭郡丞王公戡亂碑記

王封滌

戊辰秋仲之杪吾楚黃人士來自里門傳 郡丞王公祖
守岐實蹟欲以余言壽貞珉予忝銓衡重任自當爲 國
家紀守土之勞臣更喜爲桑梓揚保民之良吏奚敢以不
文辭竊自吳越蕩平來越十年所矣父老與子弟耳不聞
鼓鼙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鷄犬桑麻晏如也疇意今歲
夏五會城兵叛武漢諸官領不戰而潰沿暨黃德兩郡縣
亦多聞風遠竄僞員逆弁布列肆行更有狂憤昏迷之徒
投附逆黨毒痛慘烈蕩搖我疆土俘掠我蒸黎冠履倒置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十五

不復有 朝廷法紀嗚呼此小醜耳何遂滋蔓至斯哉抑
亦守土之官吏鮮鎮定撫輯之策以寧外患而固吾圉也
岐亭一鎮爲楚黃東北關津重地岡麻安陂四邑交壤當
逆焰轟播所在士民不能無疑畏惟 王公祖端然坐理
神色不撓集諸紳矜耆老暨四門地甲庭諭而矢之曰我
國家八埏寥濶萬國傾心嚮化爾等所知也我 國家
六師精銳百戰摧陷廓清亦爾等所知也蠢茲跳梁羣逆
直釜中物耳爾等亟修葺城垣儲備器械且伊眷屬室廬
咸在焉務堅意協力捍禦勿貳若我職在守土惟與此城

俱存亡耳羣應曰唯唯爰是四門各揀設紳衿統率烟甲
晝夜巡防咸無懼憚城中窘乏者給以家口之粟且授以
捍禦之方人懷鬪志勇氣百倍越數日賊魁張漢一統叛
衆雲集擁騎樹纛揚幟揮戈負雲梯持飛礮直抵城下貌
視岐鎮彈丸妄意開門揖降如取如攜耳城堞之戈矛林
立樓櫓之火器山積 公督率巡守不遑食寢者三晝夜
俄而 公發奸摘伏擒爲賊間諜者十餘人訊知約期舉
火爲號賊卽乘隙攻取迨數輩就戮而賊失所恃知無懈
可擊 公又用以賊退賊之計而賊果宵遁尙思糾集烏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十六

合出其不意而眈眈之視猶未已也 公復策騎出巡於
附近寨堡團練聯絡賊遂不敢再至城下尤嚴爲防守以
待 王師憶自會城變起倉卒武漢黃德各郡縣或賊至
而失守或賊未至而先逃乃岐亭蕞爾一城非有峻壁深
池可以設險也郡丞文職一官非能披堅執銳可以卽戎
也獨以衆志成城倡義拒敵俾近城百里內外不受叛黨
荼毒非我 公之文經武緯曷克臻此未幾而大師奄至
賊衆敗降元逆夏逢龍狼狽走白雲堡被我 公所立練
長縛送軍前以正顯戮古人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我

公真無遺策也今士氓感靖亂深恩秘之於心形之於口而欲頻觸之於目因咸相告語曰時事羹沸四方動搖我岐之築場納稼咸得樂樂利利者伊誰之賜耶且被賊蹂躪諸地不無顛連毀折我岐之安堵無虞置師行於不問者伊誰之功耶乃我公謙讓未遑歸功朝廷僉謂朝廷福庇何獨私於一岐公又歸之紳士百姓僉謂吾儕雖和輯禦侮非有得道多助者爲主持其誰發縱指麾以壯敵愾乎遂拜手颺言曰不矜者天下莫與爭能不伐者天下莫與爭功慎固封守拒敵退寇自當歸之我公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十七

於是衆皆稱善且懼怵踴躍請登淮西一片石辭曰妖氛煽楚變起何陡驅騁岐陽誰爲固守烈烈王公勇裕義有不與時移不爲勢揉賑貧憐勞恩同慈母捍亂擒奸民安賊走功首綸褒頌傳輿口萬世奇勲永垂不朽

公諱民
皞號熙

園江西
臨川人

遊五腦山記

洪良品

麻城四面皆山其東南有白臬龜峯其北則天紫諸山蜿蜒起伏皆距縣城數十里遠則百餘里而五腦山在城西七里獨障一面最近而差小以靈異著名山上常有雲氣油油仙靈往來四方男女禱祠香火輻輳不絕布施金錢以萬計因之起飛樓傑閣蚶螺玲瓏虹矯乎天半余舊聞焉未至也癸亥十一月至麻城因往遊焉初三日平明出西郭門寒旭始升霜白在地扶杖過相公橋橋廣數十步旁有古廟半頽廢傳爲張真人飛昇處其前大野煙綿沙

麻城縣志

卷四十五

記

九六

布曠邈無際左眺右睥峯巒萬狀遙望五腦山形如蓮花瓣瓣可數中峯隆然高羣山曲包如葉之銜萼藻而出天清霧豁寺頂遠出如望蓬萊宮闕在煙霞縹緲間更西行一里近古鳳橋山形如牛穿牛脊而行又半里得小坡坡上有淺草一樹獨立杈枒無枝葉傳爲張真人繫馬處樹漸遠徑漸高亂石犖峭壁矗當面寺忽不見山風有聲峯轉徑通千行百折而上仰面突見一亭翼然如鳥之翔空其先登者在雲際蠕然如蟻之游梁旣至坐靜心亭四望羣巒拱立萬象在下躡石梯數百步至一天門入佛殿

丹碧輝煌金虬鐵鳳銜楹翼柱瓦以定竈爲之淨滑如珉
玉刻畫五彩兩旁屬以宮館皆層臺曲室深邃遼密累日
莫能到樓上憑欄啟牖嵐翠飛入數百里川原雲樹歷歷
在目中遊者憩焉山後多奇花佳果怪石古木藥草竹箭
四時彩禽異獸之音咸接於耳坐久山僧烹茗以進告余
曰是山也張真人始至向山主乞一衣地已而解衣覆五
腦山皆滿遂棲真於此是說也余蓋聞而不信云時同遊
者何君某陳生昆季五人也何君曰自此山迤而北行五
六里有麻姑洞焉